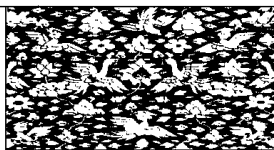


陳益源 著

蔡廷蘭
及其海南雜著

張伯樞題





蔡廷蘭及其《海南雜著》

作者◎陳益源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蔡廷蘭及其《海南雜著》／陳益源作。——

初版。——臺北市：里仁，2006〔民95〕

面；公分

ISBN 978-986-7908-97-1（平裝）

1.（清）蔡廷蘭—傳記

2.越南—描述與遊記

738.389

95015536

· 本書經作者授權在全世界出版發行 ·

陳 益 源 著

蔡廷蘭及其《海南雜著》

校讎者：郭宏瑜·作者自校

發行人：徐秀榮

發行所：里仁書局（請准註冊之商標）

台北市仁愛路二段98號5樓之2

電話：（02）2391-3325 · 2351-7610 ·

2321-8231

FAX：（02）3393-7766

Email：lembook@ms45.hinet.net

郵政劃撥：01572938「里仁書局」帳戶

印刷所：福霖印刷有限公司

西元二〇〇六年八月三十日初版

本書編號：

參考售價：平裝 450 元

ISBN-10：986-7908-97-X（平裝）

ISBN-13：978-986-7908-97-1（平裝）

謝 詞

感謝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本人主持之「蔡廷蘭及其《海南雜著》之調查、翻譯與研究」（編號：NSC 91-2411-H-194-016，執行期限：2002 年 8 月 1 日～2003 年 7 月 31 日），讓本人得以順利在金門（蔡廷蘭祖籍地）、澎湖（蔡廷蘭出生地）、台南（蔡廷蘭任教地）、越南（蔡廷蘭漂泊地）、江西（蔡廷蘭仕宦地）進行相關調查、研究工作，並委請越南史地專家吳德壽、黃文樓教授將《海南雜著》翻譯成現代越文。

感謝澎湖縣文化局《砵砵石》季刊（蔡丁進主編），陸續正式披露「蔡廷蘭及其《海南雜著》之調查、翻譯與研究」的調查、研究成果：〈澎湖蔡進士的史料與傳說〉（第 23 期）、〈蔡廷蘭越南行跡及其民俗記載〉（第 35 期）、〈金門瓊林所見蔡廷蘭相關文物〉（第 37 期）、〈《海南雜著》的版本與譯本〉（第 41 期）。

感謝台灣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化研究中心、越南社會科學研究院之漢喃研究院，同意合作出版《海南雜著》的漢－越文本；感謝兩單位負責人（王三慶主任、鄭克孟院長），應允賜序評介。

感謝財團法人純智文教基金會，慷慨補助本書的出版經費；感謝台北里仁書局，積極贊助本書的印製與發行。

本書的問世，該應感謝的單位與個人還有很多，有些分別寫在各篇的【後記】之中，沒記上去的仍都留在我自己的心底。

遺憾的是，由於我的怠惰，致使《海南雜著》越文全譯本的譯者之一黃文樓教授（1941～2005），生前無緣見到本書。在此，

謹將本書獻給我們這位受到大家敬愛的越南學者，以慰其在天之靈。

陳益源 2006 年 2 月 15 日赴越前夕

序

壬申秋，余南下成功大學中文系執教，落籍台南，時或攜友尋訪府域名勝，文廟必為晉謁之處。後因師友厚愛，薦任文學院院長，亦多參與文廟管理事務，並預祭於春秋。典禮祭畢，時或流連廟庭，巡行殿堂廊廡，見錄清廷進士題名者蔡廷蘭，初不知何許人也，因謹識於懷，不以為意。後來查考《台灣通史》，始知我台灣澎湖人，曾執教府城引心、崇文兩書院，著有《海南雜著》，而益源正研究中。

書題「雜著」，實則浩劫餘生錄也。道光十五年（1835），蔡氏領鄉薦，自福建乘海舶歸台，不意途遇颶風，幾經九死一生，飄至越南廣義省思義府之菜芹汛。初登陸時，越人報知當地官府，再由漢人通譯，知為清國「翁廩生」，於是禮遇有加，並擬擇舟送回。唯蔡氏寧願徒步經廣南、廣平、乂安、寧平、諒山，入中國南關、南寧，循廣、閩而返臺澎。若其所歷名山勝地，遊蹤見聞，一概筆之於書，而題署為《海南雜著》。

故「海南」者，泛指越南也，原為百越之地，處於中國南隅。秦漢時尉陀受封，隸屬郡縣。至宋孝宗封王而稱國，然永樂年間，仍設轄司領之，猶及聲教。故王勃經南昌，書〈滕王閣序〉後，來越依親而客死其地，足見漢文化之播遷，歷時彌久，惜正史語焉而不詳，而宦官來遊又非所願，去也倏忽無蹤，以至於紀錄不多，是又可慨嘆者。原夫周有采詩之官，振木鐸巡行天下，觀風問俗，以見生民疾苦，供作治亂參考，於是乎《詩》有〈國風〉。揚雄《方言》則記四方殊語，而州郡縣方志接踵而

起，備載各地物產風俗。若元代周達觀《真臘風土記》，或如費信《星槎勝覽》者，載錄海外見聞，補闕各國史料，更是彌足珍貴。自西人東來，挾其船堅砲利，所到處必求通商殖民，於是取給資源與管理族群則是第一要務；若有不時之需，攻伐守備，則知彼又不可少。故其殖民之始，入境問俗，調查人文地理，乃政策之所必行。故蔡氏之錄見聞者，雖不同於殖民政策，亦有心人也，而其著作價值豈可輕忽哉！

唯益源之問學此道，蓋始於《越南漢文小說叢刊》之編輯，斯編之議肇啟於陳慶浩博士之感同身受及余之好事也。蓋人類歷史每因資源爭奪，而歷經兩次世界大戰，斯為慘絕人寰之憾事。於是歐洲各國為求和平共存，繁榮經濟，整合資源，降低貿易關稅壁壘，以與美日競合，則為時勢所趨。因此，先有煤鋼會議，後則統合成共同市場，更有歐元及歐洲議會之設，蓋皆植基於文化上之去異求同。故余等亦有鑒於東亞各國既有漢文化之根底，若能理解其異同，則步武歐洲，將可預見。而身為文化人所能為者，乃是董理各國漢籍，因列小說為初始工作。於是益源從《傳奇漫錄》之校點始，後有《剪燈新話與傳奇漫錄之比較研究》成，並獲得四方佳評，而得拔擢進入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班，更經越方學者之肯定，而有翻譯本行於該國學界。

此後，益源又以《金雲翹傳》作為研究緣起，從事越南及廣西二地之田野調查，追索文本及口傳故事之繁衍流變，影響之跡於是乎見。其後藉此經驗，反饋台灣雲嘉鄉鎮之民間文學調查，直將文獻研究與人類學調查交相運用，共治一爐，所得創見自是不凡。若本書之撰述，頗有異曲同工之妙，而其艱辛又倍於前。其為此書遍查各國圖書史料，獲悉該書完成不久，短短數年間即

有初刻、二刻本，各歷二刷；復有抄本及排印本，散藏於北京、台北、河內、日本各圖書館中；並在蔡氏沒後不久，凡有俄、法譯本及稍晚之日、越文版，於是蔡氏著作終於發明。至於我斯土斯民諸著作之中，最早踏出台灣，走向世界者，誠亦罕聞難見，而蔡氏大作今得益源之多事掘發，終將為台灣史再添一筆。若相較於明鄭與蘭人之簽署和約，舶載之赴九州商貿，一而再，再而三，莫不見證我先人胸懷之廣，目光之遠，誠非短淺如豆者可加議論。然而非僅此也，益源之為追尋蔡進士傳說及行蹟，曾經三訪澎湖，復登金門，更與澎湖鄉親遠赴蔡氏漂流地，至越中尋索載錄，考察今昔行蹟，幾無眠宿，且以泡麵裹腹，則艱困日又不亞於蔡氏行止。似此鑽研精神直可媲美太史公之登會稽，探禹穴，如此精神求之於今日學者已不可多見，至如其研究台灣文學之見識，又非侷限台灣本土而已，良可欽哉！

余既有感于斯作之不易不凡，因忝為序，並題詩一首以誌感慨。

暴浪狂濤千丈深， 死生一線任君臨。
歸來踏遍河中地， 數紙殘書說到今。

民國九十四年乙酉夏日 王三慶 序於府城

蔡廷蘭和他的名著《海南雜著》

在《海南雜著》漢—越雙語版問世之際，台灣國立成功大學陳益源教授委託我為此名著寫介紹言。我對陳教授之信任感到很榮幸。然而，我的台灣文學知識尚淺薄，對蔡廷蘭的了解還有限制，因此，心裡總是顧慮不安，未能寫出什麼東西來。2004年8月初，陳教授來越南工作，又向我重提這一要求，我於是立即援筆題序，以免辜負陳教授對我的信賴。

現在，越南社會科學研究院的漢喃研究院圖書館，尚珍藏著書號為 VHv.80 的《海南雜著》的唯一手寫本。它和其他藏在此館的越南人、中國人及其他國籍人的上萬篇漢文作品一樣，都是越南文化的重要寶藏。

眾所周知，越南亦像日本、朝鮮、韓國等國通過交流曾受中國的漢文化影響，並且在相當時間曾使用過漢字。在越南，早於公元前幾世紀，漢字已經傳入。以後，從公元初到「北屬」時期，即受到北方封建制度奴役（從一世紀至十世紀）的時期末，漢字繼續獲得發展。從十世紀以後，越南雖然已經擺脫中國封建主義的統治，但是漢字依然普遍流行，漢字在越南人的政治、文化、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依然得到肯定。在此期間，漢字成為越南人用以提高民智、培養選拔人才、發展民族文化的首要工具。

在漢字的基礎上，越南人創造自己的文字—喃字。喃字的最早字跡出現在十一世紀。以後，從十二世紀至二十世紀，喃字在越南人的文化生活中不斷傳播和發展，在文學創作領域內，喃字

曾有其超越漢字地位的極盛時期。從其地位上看，漢字為許多越南封建朝代所重視，被看作國家的正統文字，而喃字則在文學創作中大力發展。也有一些封建朝代，如西山朝代（1788~1801），頗為重視喃字。

就這樣，越南人在自己上千年的歷史中，曾經使用漢字和喃字以便進行著述創作，記載公文材料，創造書籍……。漢字、喃字尚銘刻在石碑上，在銅鐘上，在木牌上及其他質料的器具上。用漢字和喃字書寫的書籍和材料，如今最集中而最豐富地珍藏在我們漢喃研究院。

以上這些贅述，旨在讓遠近讀者多少可以了解越南人使用漢、喃這兩種表意文字而創造出來的書籍和材料概況。

現在，我謹就蔡廷蘭和他的名著《海南雜著》向讀者恭陳兩言三語。

蔡廷蘭（1801~1859），台灣澎湖縣人，受業於周凱，得師授以前人讀書法。他立學治文，道光十五年（1835）領鄉薦。在回家路上，不幸遇颶風，他漂泊到越南之廣義海分，得以脫險。蔡廷蘭以他的觀察能力和文章本領，將一年間所發生的一切，從海上風災，和越南人初次會見的珍重情感，至路上耳聞目睹等一系列事件寫成饒有風味的《海南雜著》。

蔡廷蘭的《海南雜著》共有三章：

第一章〈滄溟紀險〉，描寫大海中風雨晦溟、波濤駭異的奇偉景象。作者通過自己的尖銳之筆給讀者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使讀者對大海夜間風雨交加，「黑雲……四布，馳驟若奔馬，轉瞬間狂飈迅發，海水沸騰，舟傾側欲覆」之情狀，有身歷其境之感。這可說是作者妙筆所刻畫出來的生動活潑景象，亦可說是作

者本身善者善報之道理的體現。

第二章〈炎荒紀程〉，記載作者和越南人的接觸，作者與越南士大夫會見，與他們痛飲唱和……。在作者筆下，越南人表現一種好賓厚友之美德，越南士大夫的文章感受程度和中國文人亦頗相像。這是很可貴，很可珍惜的。可惜的是蔡廷蘭和越南文人的唱和詩歌尚未蒐集，我們應該有計畫地進行全面搜尋，希望在漢喃書庫裡可以找到蔡廷蘭詩篇和同他唱和的越南詩人的詩篇。

第三章〈越南紀略〉，雖然名為「紀略」，但是這卻是很有價值的記載，是作者以自己敏銳觀察力和淵博的知識所編寫的越南的歷史與文化。在越南歷史方面，我們很珍惜並高度評價作者的記載，其中，有很多東西值得參考、研究；不過也應該指出的是，由於時間短促，材料缺乏，所以難免有些地方的描寫不盡符合事實，需要改正。在越南文化方面，特別是風俗習慣方面，作者寫得很詳盡，很細緻，這對越南文化研究界頗有裨益。

總之，蔡廷蘭在風暴中，險些人寰永訣。但由於上天默護，人心眷佑，他終於脫險，又用自己天生的文章之才及敏銳的觀察力，寫出富有現實意義和豪邁氣魄的名著《海南雜著》。

有幸的是，不知由何因緣，我們漢喃研究院很早以前也存有一本《海南雜著》，雖然是手寫本，但曾列入提供越南研究界參考研究的有價值的作品。真可謂奇遇之緣。

越南社會科學研究院

漢喃研究院 院長

博士 鄭克孟 副教授

2004年8月30日於越南河內

目次

謝詞	陳益源	I
序	王三慶	III
蔡廷蘭和他的名著《海南雜著》	(越) 鄭克孟	VII
壹、蔡廷蘭史料與澎湖「蔡進士」傳說		1
一、前言		1
二、蔡廷蘭史料		1
三、澎湖「蔡進士」傳說		7
四、結語		14
【附錄一】〈奉政大夫署豐城縣知縣秋園蔡先生墓誌銘〉		
	林 豪	23
【附錄二】〈募刻蔡香祖先生惕園遺詩公啟〉		
	林 豪	28
【附錄三】〈蔡廷蘭在豐城〉	甘濟湘	32
貳、金門瓊林所見蔡廷蘭相關文物		35
一、〈瓊林蔡氏族譜序〉		36

二、「欽旌節孝」坊對聯	38
三、蔡氏六世十世宗祠「拔元」匾	40
四、〈瓊林新倉上二房十一世宗祠記〉	41
五、蔡氏十一世宗祠柱聯	44
六、「進士」匾（三方）	45
七、「一門三節」坊對聯	47
八、保護廟「志誠之道」匾	50
九、神主牌位（二座）	51
參、蔡廷蘭越南行跡及其民俗記載	57
一、前言	57
二、〈滄溟紀險〉：窮極駭極，各盡其致	58
三、〈炎荒紀程〉：挨日記事，即景寓奇	60
四、〈越南紀略〉：據事直書，國情自見	63
五、結語	65
肆、《海南雜著》的版本與譯本	73
一、前言	73
二、《海南雜著》的版本	74
(一)清刊本	74
(二)越南抄本	77
(三)排印本	77
(四)其他	79

三、《海南雜著》的譯本	81
(一)俄文	81
(二)法文	82
(三)日文	83
(四)越文	84
四、結語	85
【附錄】〈夏德儀（百吉）先生行誼〉徐 泓.....	122
伍、越南所藏《海南雜著》抄本	陳益源校錄.....129
陸、《海南雜著》越文全譯本	
.....（越）吳德壽、黃文樓譯注.....	179

壹、蔡廷蘭史料與澎湖「蔡進士」傳說

一、前言

在澎湖民間傳說的世界裡，出現頻率高居一二位的人物，大概非蔡進士與張百萬莫屬。前者是澎湖在科舉時代考中進士的第一人（也是惟一一位），後者則據說是當地最有錢的人；一個代表功名，一個代表富貴，而功名與富貴又正是庶民百姓生活中的兩大嚮往，於是蔡進士與張百萬的傳說綿延不絕，甚至還出現有蔡、張聯袂到大陸又一起返鄉的說法^①。

事實上，張百萬若果指「生於清初順治（公元1644～）年間，距今三百多年，其孫張啟倬任千總有功於國家」的張隱^②，那麼他是絕對不可能跟兩百年後高中道光二十四年（1844）進士的蔡廷蘭同進同出的。民間傳說的想像誇張，任意連結，於此可見一斑。

本文站在歷史考察與文獻維護的立場，主要想對現有的蔡進士的史料進行考察，並且研究蒐羅補充蔡廷蘭詩文著述的可行之道；另外，從民間文學的角度來看，澎湖本地喜聞樂道的蔡進士的傳說，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澎湖百姓對知識與功名的崇敬心理^③，這也是澎湖民間文學的特色之一，值得深入探討，因此筆者願意簡介自己從事田野調查的相關所得，提供各界參考。

二、蔡廷蘭史料

關於澎湖進士蔡廷蘭（1801～1859）的史料，凡參觀過馬公市

興仁里「蔡進士紀念公園」者，很容易在蔡氏家廟（濟陽堂）前庭蔡進士銅像基座正面，便可見到〈蔡進士廷蘭公傳略〉，其內容如下：

廷蘭公諱崇文，字仲章，號香祖，培華公之第四子。嘉慶六年（公元一八〇一年）八月二十日生於雙頭跨。幼穎異，五歲讀書倍常童。七歲能文，十三入泮補弟子員。其詩曰：「七歲能文澎未有，十三入泮臺稀聞」。屢試輒冠其曹。斯時澎湖通判蔣鏞尤愛重。道光十二年澎湖飢，興泉永道周凱奉檄勘賑，公賦詩以陳災黎窮困狀，凱大加稱賞。十四年主講臺灣引心書院。十七年凱調任臺灣道，聘其主講崇文書院兼引心文石兩院。道光二十四年會試，登進士。即知江西。二十九年補峽江縣。咸豐二年七月解任充江西鄉試同考官。繼署南昌水利同知。三年回峽江縣轉署豐城縣。服官以來，政績輝煌，民皆悅服。咸豐九年三月十五日在任病故，年五十有九。④

按：此一〈蔡進士廷蘭公傳略〉，主要節自光緒年間金門林豪撰述的〈蔡廷蘭傳〉，該傳原載於其《誦清堂文集》，又編入他所纂輯的《澎湖廳志》⑤，各家重印的蔡廷蘭《海南雜著》也都把它收作附錄，這是日後包括連雅堂《台灣通史》⑥在內的蔡廷蘭傳記資料的主要來源。

林豪不僅為蔡進士立傳，他早在光緒四年（1878）於澎湖文石書院主講時，即曾積極訪求進士遺著，「於其家購得詩文稿兩束」，將之釐定為《楊園遺詩》四卷與「遺文」一卷、「駢體文」二卷、「尺牘」六卷⑦，可惜很快便又失傳。至於連雅堂，

他有感於「蔡香祖為澎湖傑出之士」，亦曾久訪其詩，終於得到陳瑾堂抄寄給他《香祖詩稿》百十五首，遺憾的是該部詩稿現在也找不到了，只能看到其中二首而已^⑧。

繼林豪、連雅堂之後，關心蔡進士事蹟與著述者不乏其人^⑨，用力尤深之作，當推馬公市中正國中教師高啟進的〈「開澎進士」蔡廷蘭〉一文（以下或簡稱「高文」）^⑩，以及金門瓊林派蔡姓第二十六世孫蔡主賓的《蔡廷蘭傳》一書（以下或簡稱「蔡書」）^⑪。高文製有蔡廷蘭年表，詳考蔡進士在澎湖（擔任文石書院山長、編輯澎湖志書、乞留台灣道姚瑩、請急賑災、成為「開澎進士」），在越南（道光十五年十月由金門遭風漂抵越南，至次年四月始由陸路回至廈門），在金門（道光二十三年進京會試前先到金門瓊林拜謁祖廟），在江西（出任峽江、豐城知縣等職）的種種事蹟，推崇其尊師重道的表現，並介紹了他的詩文著作和家族、友人，兼及「他的姓名」、「與媽宮舉人鄭步蟾之間」、「地名詩」、「由江西來澎省親的家眷」等軼事。蔡書則分六章，前五章依次論述蔡廷蘭的「家鄉與家世」、「青、少年時期」、「漂泊萬里，留蹤安南」、「事功」、「詩文著述」，第六章「餘論」倡議進士第之興修、蔡廷蘭之遺物及其保存，末附年譜、家族世系表等。

高啟進、蔡主賓二位先生的一文、一書，有兩個共同的特點：一是他們都關注蔡進士生平事蹟的追蹤調查及其詩文遺物的蒐集保存，二是他們都採用了大量澎湖民間傳說做為蔡進士的參考史料來加以敘述。關於前者（特別是跟蔡廷蘭《海南雜著》有關的部分），筆者在此想多談幾句；至於後者，則留待下節一併討論。

現存的蔡廷蘭詩文著作，高啟進標舉的是〈見夏日喜雨呈通判蔣鏞詩〉、〈澎湖八景詩〉、《海南雜著》及其他^⑫，蔡主賓